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嘉定三屠

云青 元真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济南

插图 岷 杉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嘉定三屠

云 青 元 真

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著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375印张 40千字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书号 R10099·1402 定价 0.25 元

目 录

县官溜了	(1)
中国人为啥要拖一条猪尾巴?	(11)
义军的大旗在城头飘扬	(30)
罗店人民伏击敌人	(37)
娄圩之战, 民兵会师	(47)
守城将领身先士卒	(54)
会走的豆叶子与滚烫的石灰浆	(65)
“城在人在, 城亡人亡!”	(77)
血腥的一天	(89)
人民是杀不绝的	(95)
三十九年以后	(101)

县官溜了

三百多年以前，也就是公元一六四五年（清朝顺治二年）六月初的一个清晨，江苏嘉定县县署的大门紧闭着，知县大老爷升堂审判官司的大厅，这会儿空荡荡静悄悄，连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两只老鼠在墙角里打架。在这大厅的北面那张长方桌子当中，放着一颗用红绸布包好的嘉定县县官的大印。

可是在县署的后门口，却是人来人往，忙碌得很。县官的佣人们，进进出出忙着往临河停泊着的一只乌篷船上搬东西。

河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晨雾。在这轻纱般的薄雾掩护下，明皇朝嘉定县的知县钱默偷偷地从后门口溜出来。他身穿一件青黑色的大褂，有些秃顶的脑袋上扣着顶小帽，好象蜡烛店里的一个小伙计，往日那副大老爷的架势全没了。他的两眼不住地往两边溜来溜去，如同耗子逃出洞的光景。紧跟在他后面出来的是徐福。这个人生得虎背熊腰，浓眉大眼。当钱默小心翼翼地走下水桥（江南一带从河边通到水里的石级踏

步)，正要踏上跳板时，徐福拉住他，恳切地说道：

“钱公，我再次挽留你。你是我们嘉定一县的父母官呀！你这一走，县里不就成了群龙无首了吗？这，这……”

“轻点，轻点，”钱默边说边伸长脖子朝河岸上张望了几眼，“徐老弟，可不要大声嚷嚷，要是老百姓晓得我在……”钱默本想说“逃走”，但又觉得知县大老爷逃命，不成体统，于是话到嘴边便停住了，转身拉着徐福的手，说：“咱们到舱里谈吧！”

他们一上船，佣人就抽掉跳板，开船了。钱默方才定下心来，掏出一方白绸手绢，擦着额角上的汗珠儿。

原来这钱默是浙江省嘉善人，在崇祯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）十六年考中了进士。后来他在京城里找了许多门路，送了不少礼物，好不容易在第二年的三月间，谋到了这嘉定县知县的位子。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离京上任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包围了北京城。三月十九日早晨，北京内城被攻破，崇祯皇帝只得溜出宫门登上煤山，吊死在一棵槐树的枝桠上了。

明朝灭亡了，钱默不肯投降李自成，便逃出北京城。当他逃到山东济南的时候，听说山海关外的满洲人打进了北京，李自成退出北京，往西安去了。满洲人

便在北京建立了大清帝国。当钱默逃到江苏扬州时，又听到一个消息：四月十五日，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在南京被立为明朝的皇帝。钱默连夜渡过长江来到南京，在南京找着一些老关系，再次被委任为嘉定县的知县。

钱默来到嘉定县上任不到一年，满清兵攻陷了扬州。守卫扬州城的史可法壮烈牺牲。清兵在扬州城屠杀了十天，杀了八十多万老百姓。

昨天夜里，钱默派到苏州去打听消息的亲信回来了。据这个亲信报告说，南京城在五月十六日被清兵占领。福王逃到安徽芜湖，被满清亲王多铎（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子，封为豫亲王）抓住了。现在清兵已进入苏州城里，正逼着老百姓照满洲人的样子剃头发，勒令每个男人把脑袋四周的短发用剃刀刮个精光，将头顶中央的长发编成一根大辫子，拖在后脑勺上。还有个口号叫什么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”，意思是说，不剃头，就杀头。那亲信还打听到明朝的徐州总兵李成栋投降了清朝，当了汉奸，如今他正带着人马来攻打昆山、太仓和嘉定。钱默听了这些消息，吓得脸都白了，木头似地呆坐着。还是那个亲信清醒一点儿，他悄悄地走到钱默跟前，附在主人的耳边，轻轻地问道：

“老爷还是快拿主意吧，该怎么办？”

钱默象从恶梦里醒过来，两眼直瞪瞪地瞧着天花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老爷，依小人的想法，如今只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那亲信一边说，一边用右手食指伸到嘴巴里，蘸了蘸口水，在八仙桌上写了两个字——降，走。写完之后，似乎还怕这个吓傻了的老爷一时理会不过来，又解释道：“若走第一条路，只须派个可靠的人向李成栋他们通个关节，照满洲人的样子剃了头，后脑勺上拖根辫子，还是可以照样当这个知县的。如果老爷要走第二条路，事不宜迟，恐怕今夜就得动身。何去何从，请老爷三思。”

这时候的钱默，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了个把时辰，最后总算选中了“走”字。主意一定，随即吩咐佣人搬运箱笼细软，乘小船逃往上海。一切收拾停当，快要开船的时候，家住嘉定东城的徐福得到了昆山失守的消息，因为他与这位县太爷有点交情，特地跑来禀报。徐福先在县署前敲了半天门，没有人理会，只得绕到后门，这才见到钱默。

钱默的乌篷船已开出嘉定南门了。徐福在船舱里讲得口干舌燥，可怎么也劝不住这个胆小如鼠的知县

老爷，只得起身告辞。他向船尾摇橹的打了个手势，等船头往岸边一靠，就对钱默略拱一拱手，说声保重，随即跳上了岸，头也不回地往城里奔去。

徐福一回到城里，就觉得情况有些异样。大街小巷的人们议论纷纷；街上坐满了从苏州、昆山等地逃来的难民。徐福走过南大街，远远地望见洲桥桥堍（tiǎn，桥两头向平地倾斜的部分）上围着一大堆人。徐福加快脚步走上前去，挤进人群，抬头一瞧，见粉墙上题着一首诗：

三百年来大明朝，
如何文武尽皆逃！
清兵杀来谁抵挡？
小民羞存命一条。

题诗的墙壁下，一个人正在指指点点地说着：“……你们看，诗下还落着款呢，写着‘姑苏一士人’。这不是分明告诉我们他是从苏州逃出来的一个读书人吗？我看这诗上讲得有道理，明朝的许多文武官员，现在正带着金银财宝，携着老婆孩子四处逃命，苦的还是我们小民百姓啊！”

“可是他为什么要投河自尽呢？”有人插了一句。

“诗上不是写着吗？”那个说话的人指了指墙上

的诗句，接着分析说：“国破家亡，他觉得再活下去没意思，也很难为情，所以今天早上，他从容地题好诗，整了一整衣帽，迈步走上桥头。他在桥上伫立了一会儿，低头看看汨汨（gǔ gǔ）流水，又仰天长叹了一口气，然后闭上眼睛纵入河里……”

“杨眉兄，你刚才看见他投河的吗？”当徐福认出那个说话的人是老朋友张杨眉的时候，便问了一句。张杨眉看到徐福招呼他，连忙挤出人群，拉着徐福的手，眼泪汪汪地说：

“我没有亲眼看见，是刚才听卖豆腐的老五叔说的。可叹啊，徐老弟！国家的事到了这般田地，我们做百姓的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有的是力气，难道不可以拿起刀枪，跟满洲人厮杀一番吗？你与知县钱老爷是朋友，清兵杀来嘉定的事也该去禀告一下，让他领着我们百姓干呀！”

“杨眉兄，不瞒你说，那个进士出身的知县大人今朝五更就逃往上海去了。唉，疾风知劲草啊！”

“那我们嘉定不是群龙无首了吗？”

“这个知县老爷，本来就不是个龙头。我们嘉定人向来是有气节的。现在，我们得找一个真正能领头的人，把百姓组织起来，抵抗满洲人的侵略！”

可是谁当这领头人呢？他们两个一下子都想不出

来。

他俩沉思着，默默地在城里走着。

嘉定城象一只椭圆形的白玉盘子，南北略窄些，东西稍长一点。有两条小河从水城门里流进来，一条由北向南流，另一条从西向东流，在城当中的洲桥下交叉。沿河两岸，开着许多酒楼、茶馆、店铺。城里的人家多半是前面靠街，后面临河。北方居民用吊桶到井里去打水，可是这儿的大部分居民后房窗底下就有水。半夜里偶然醒来，会听见窗外有咿咿哑哑的摇橹声，或者是竹篙子的铁头打在河岸石墙上铮的一响。这是一座江南水乡中繁华、富庶、美丽的小城。

徐福和张杨眉在这美丽的小城里，沿着西大街走着。他们一边走一边掐着手指头，数着城里的一些知名人士。忽然，张杨眉好象得着个好主意，拍了拍徐福的肩膀说：

“我仔细排下来，西城的黄淳耀先生可以当我们的领头人。”

“我刚才也这么想过。还有一位北城的侯峒曾老先生，也可以当龙头。不过，他们也都是进士呀……”

“进士，怎么的？”徐福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张杨眉截断了，“你呀，看到钱默是个读书进士，在危急关头逃走了，就对所有的进士都怀疑起来了？要

晓得谷子里有稗子，黄金中还有杂质哩！同是进士，有好有坏。你想，在强暴面前英勇不屈、慷慨就义的文天祥（南宋末年的宰相，起兵抗金失败，被杀害）就是进士出身。上个月，领导扬州军民同清兵血战到底、宁死不屈、最后壮烈牺牲的史可法（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），不也是进士出身吗？读书人中也有了不起的好汉。走，咱们找黄淳耀先生商量商量。”

正当他俩往西城方向快步走去的时候，忽然听得有人招呼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原来已经来到“清泉”茶馆门前。在临河的茶楼上，有个四十开外的男子在叫他们。那人名叫须明徵，是嘉定城里的一个头面人物，在地方上很有些势力。今天早上他一得到县官溜走的消息，就觉得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。他马上走东家奔西舍，拉了几个绅士，在这茶楼上商议维持城内秩序、守卫城门等等事情。现在他看到在嘉定老百姓中有影响的徐、张两人，便邀请他们到楼上一一起吃茶商量。

当时，徐福就提出城里居民按户抽一个成年人当民兵，维持秩序，守卫城门的想法。这条意见很合须明徵的胃口，他觉得这民兵就是自己的力量，所以马上接受了。可是，当张铎眉提出请黄淳耀、侯峒曾两位先生出来主持守城大事的时候，须明徵赶忙站起来，

皱着眉头说：

“小弟原来也是想请侯、黄两位出来主持大事的，只是黄先生近来身体不太好，而侯老先生目前又在乡下住着，所以眼前还是别去惊动他们。不如我们先筹划着，等弄得有了眉目，再请他们出山不迟。”须明徵这么一说，另外几个绅士连忙附和，并推定须明徵为民兵的领头人。

嘉定县城里的民兵就这么组织起来了。

在明朝的时候，嘉定县是归苏州府管辖的，所以清兵占领苏州以后，满清政府就派了一个名叫张维熙的人到嘉定来做县官。嘉定人民一致拒绝这个伪县官进城，可是那个民兵头头须明徵却千方百计让伪知县张维熙偷偷地进了城。

就在张维熙进城的那一天，徐福找张铎眉商量，认为须明徵这个人很有问题，要趁早把这家伙与伪县官一起除掉。张铎眉沉思了片刻，觉得现在守城的事刚开头，不能内部先乱起来。再说目前须明徵里通外敌的证据还不足，不能打草惊蛇。至于那伪县官，可以请吴淞总镇吴之葵来抓。他们当夜就派人去吴淞禀报这件事。

吴淞在嘉定县的东面，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汇合处，是个军事要地。总镇吴之葵得到消息的第二天，

便带了百多个人马，来到嘉定城的东门外，要进城抓伪知县张维熙。城里百姓听到这个消息，奔走相告，准备一起动手。可是那个须明徵偏偏叫人关了城门，不让吴之葵的兵马入城。

夜里，吴之葵的士兵每人拿着一个火把，一面在城下走动，一面大声呐喊。城里的百姓也不约而同地应和着叫喊。那喊声在嘉定上空震荡，好似千军万马杀到了一般。伪县官张维熙躲在县署里听到这喊声，又看见城外一片火光，吓得心惊肉跳，急忙化装成小贩模样逃跑了。

张维熙一逃走，须明徵又换了另外一副面孔。他先是在县署里摆好了一桌酒席，而后又大开城门，亲自带了一帮吹鼓手去迎接吴之葵入城。城里的百姓一听吴之葵进城，许多人手里拿着香，拥到城门口迎接，希望他把带来的兵留在嘉定防守。谁知道这个吴之葵在县署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不但没把兵留下，而且还将城里的几十门铜炮抬了去。他守城的任务，仍旧交给了须明徵。

不久，吴之葵又放弃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吴淞，到了长江口的崇明岛，参加了明朝义阳王领导的抗清组织。

中国人为啥要拖一条猪尾巴？

满清政府占领南京以后，随即分兵两路，一路向江西方面进军，另一路朝东南方向前进，想一下子占领苏州、杭州一带地方。因为一旦打通了苏州、杭州这条线，便可以直入福建、广东，围剿明朝的抗清势力。满清军的大头子多铎以为东南一带人民软弱，不会有这么大的反抗。但是出乎他的意料，东南一带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清兵的掠夺与残杀。几十天之内，江阴县、昆山县、吴江县、太仓县、嘉定县、崇明县、松江府、嘉兴府等十余城，都先后起来抗清。

在武力征服的同时，满清政府又进一步从精神上展开攻势，重新颁布了剃头发的命令，强迫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仿照满族人的样子穿戴打扮。这样一来，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无比愤怒。老百姓认为，留着头发是汉族人的标志，剃去头发无疑是灭族亡种。这就好比在愤怒的火焰上浇了一桶油，那反抗满清残酷统治的烈火，在全国各地更猛烈地燃烧起来了。

这年农历闰六月十二日午后，四十一岁的黄淳耀

正在书房里手握羊毫笔，在宣纸上挥笔疾书：国破家何在，城空守须兵；莫谓书生空叹息，床头宝剑匣中鸣……

黄淳耀在明朝中了进士之后，看到当时的官场一片乌烟瘴气，便不愿做官，仍旧回到老家嘉定来。他的家座落在一条小河边，清清的河水日夜不停地从后门口流淌过去，几株大柳树围绕着宅院，那随风荡漾的柳丝把一片绿荫从窗口送到他的书房里，送到书桌前，这儿真是一个安心读书，研究学问的好地方。可惜现在这种诗情画意的宁静生活，被清兵的大炮声打破了。国家落到这么个地步，黄淳耀再也坐不住了，他放下笔，拿起挂在床头的宝剑，走到后院的柳树荫里飞舞起来。一道道剑光在黄淳耀的身前身后，上下左右闪耀着。突然，他飞起一腿，侧着身子向后一仰，右手向前平举，狠狠地将剑刺进树腰里……

这时，一个家人过来通报，说有张杨眉、徐福两位拜访。黄淳耀放下剑，迎了出来。

急性子的徐福在书房里刚一坐定，就把城内的情况和须明徵的所作所为讲了一遍。接着，张杨眉也把他们的来意告诉黄淳耀：要他出来主持守城的大事。黄淳耀沉思了片刻，满腔热情地说道：

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保卫家乡，情理难却。

我黄淳耀是在嘉定长大的，现在敌人要来烧杀掳掠，如果我推托责任，那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下无面目见乡里父老，守城的事我一定尽力。至于当首领的事，不是我推却，实在是才疏学浅，挑不起这副重担。我已想好了一个适当的人，只有请城北德高望重的侯峒曾老先生来当此大任。”

接着，他们三人便详细地商量的守城的事，并商定第二天由张锡眉带着黄淳耀的亲笔信去乡下请侯峒曾回城，共商大事。

说来也巧，这时侯峒曾的大儿子侯元演满头大汗跑了进来。他向黄淳耀作了个揖，说道：

“黄叔叔，刚才小侄在大街上看到了一桩可气又可笑的事，让我讲给各位听听。”那侯元演抹了一把汗，端起一杯凉茶，一口气灌下肚去，然后讲起刚才大街上发生的一桩事，

这天下午，南门外护城河里开来一只船，靠岸后，从船上下来了几个和尚不象和尚，道士不象道士的人。看上去他们是男的，可是后脑勺上统统拖着一条猪尾巴似的大辫子。这辫子是头顶心留着的一大撮长头发编成的，可脑壳的四周用剃刀刮得精光，亮铮铮显出鸭蛋青的颜色来。远远看去，宛如拔起来的大蒜头。还有怪事哩，这些人的袖口都缝着一只马蹄，

向上翻着。其中有两个人抬着一乘小轿，在轿后跟着的一个大汉，手里捧着一叠灰不溜秋的纸片。这一行人来到城中心的洲桥上停下，从轿里走出一个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来。人们围过去一瞧，原来就是上次偷偷逃跑的伪知县张维熙！现在他一身满洲人打扮，神气活现。

张维熙从轿上下来以后，嘴里不知喊了声什么，只听那个捧纸片的人“喳”的一声，忙将袖口上的那只“马蹄”往下一翻，随后一腿跪地，同时把这只翻下来的“马蹄”往地上一合，低头问：

“老爷有何吩咐？”

“把那薙（tì，意思同剃）发的布告贴在墙上，你向老百姓宣讲。”

“喳！”

不一会儿，桥堍边聚了一大群人，个个伸长了脖子象看猴子要把戏似地围着这些“活宝”。那个大汉唾沫星儿四溅，讲着明朝已灭亡了，如今大清帝国建立，大家都应该做清朝的顺民，穿满洲服装，特别是要剃满洲的头。人堆里有一个人故意问道：

“这满洲头是什么鸟样的？”

那大汉子一本正经地启发道：“你们看，我们老爷剃的就是标准的满洲头。”